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序

夫史難言哉學者宏辨典記考摭羣古然于當代之故靡幾焉大之則弘謨洪烈之盛鋭意鋪

張閎之則金匱石室之
藏煩思紬繹公之則是
非袞鉞之施叶謀而權
定甚有未易〻者司馬
氏世職天官二十而南

遊探舜禹故蹟歷窮海
内講業齊魯以度衷于
聖人定古今稱史者亡
如史記乃評者猶恨焉
其稱三五之際略矣著

漢興以來故實功令行事之迹靡不畢究而八書諸志嵬然隻千古焉以啓班氏羽翼春秋良不虛耳

高皇帝驅逐胡元肇造中夏
直接皇王之統
成祖靖難
列聖闡繹垂二百季丕敎誕
洽人文馮馮蒸休軼古

蓋自

孝皇帝以來而海內文章之士閎肆崛興駸駸乎有

漢之遺矣

世宗襲累世熙洽修明禮樂

丕休究于神人功茂之
存較于漢武不知幾踰
越也固應有司馬村應
纂述之列以昭憲彝于
萬世夫家史興而善失

眞美而溢者也野史興而善涉謬傳而誤者也稗史興而善入譎瑣而鄙者也以余所槪見東莞通紀矣猥管雜而觀

欲吐京山洪猷確矣斷
取節而時代閬焉毘陵
雋李憲章矣一僅提綱
而闊于節目一逞胸臆
而盭于事至弇州以論

著高一代國故家乘異
同亡所不訂闕疑無所
不考沾沾命盞自左史
而下若范陳諸人不勝
乙而衛官之及其別集

出掇拾斷爛附益成文
盲史腐令不寂〻揶揄
手哉以此言史〻何容
易至若文直事核綱舉
目張紀考傳表體裁具

而道法兼其吾學編乎天
國之大諱難干史者天
造則建文中葉則景泰
端簡則既舉之矣上遡
高皇迄嘉靖而止當是時

世宗神聖威靈莫測悄乎謠
簡之縮于筆也閣中恭
肅黃公起謠簡之後故
有史材從容朝襘得以
展采鐟事無周南流滯

之蕆以其暇日倫嶲一首
氏編次日月祖左氏而
禰司馬撰述成一家言
命曰昭代典則其用心
良勤且篤矣吾鄉周氏

見而怳焉屬之剞劂介
武東駕朱職方問序不
佞不佞非知史者而知
難于史迹黄公所撰著
述

明聖之休光次功臣賢哲之
餘烈撫載禮樂征代損
益建置之際章矣乃德
者識而有譽忌者鄙而
脩誣存疑者易地而讀

時代炫觀而憒閙若諸
史敍者寧能無一二遺
吻益其難哉邇者
天子允輔臣之請釐脩
國朝正史迄今六七載館

闇作者如林寥寥未竣曷故哉古之史者有專任而無分曹有獨裁而無軋筆故史于今者難且百倍古

明季弗紹史牒放遺余願
有事焉而未之愜見也
恭肅之於端簡官品同
人品同立朝建白略同
及纂述而史亦無乎不

同方之漢並不庶幾焉班乎哉余故從周氏之請為恭肅直序之以附于三代之遺聊以志而已

旹

萬曆庚子歲中秋日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兼署戶禮兵刑工五科

事

欽差巡視京營九庫督理後

湖黄冊豫章祝世祿撰

昭代典則目錄

昭代典則目錄終

昭代典則卷之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日校刋行

太祖高皇帝

壬辰　胡虜僭據宇內。中華正統久絕。是年
聖主起於濠州。雖未即位建元。然天命有在。人心所歸。而
中華萬年曆數。即已屬之。故於是年。即紀我
大明以上承三皇五帝夏商周漢唐宋正統。而胡虜妥懽
帖睦爾之昏亂。與其四方盜賊之竊據。皆我
聖主所驅除者。則隨年附見其事云。

是年春我

太祖高皇帝治兵濠州。

高皇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宋季時。

大父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

父仁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生四子。

高皇帝其季也。已而徙居鍾離西鄉。後遷太平鄉之孤莊村。甲申　高皇帝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饑癘疫。

仁祖及　太后陳氏俱崩。既葬。追念　仁祖太后。嘗因夢許從釋氏。迺入皇覺寺。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給。散遣其徒游四方。

高皇帝西遊合淝。歷光固汝潁諸州。凡三年。時汝潁兵起

列郡騷動。高皇帝復還皇覺寺。至是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自稱元帥。率賓客子弟攻濠州城(今鳳陽)據之。於是亂兵焚皇覺寺。寺僧逃散。高皇帝亦出避兵。方卜從雄未決。蒙古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皆恟恟相扇動。不自安。高皇帝迺以閏三月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以爲諜。執欲害之。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見高皇帝狀貌奇偉。大異常人。因問所以來之故。遂留與謀事。久之。凡有攻伐。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勢益盛。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仇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此

女當大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郤以女托子興曰幸公善撫視子興撫之如己子已而馬公歿子興欲爲女擇良配謂　高皇帝度量豁達有智略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集豪傑與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成事者子興遂以其女妻之郤　高皇后也

高皇帝既在甥館遂日治兵掌征討之事時湯和委心推戴爲萬夫長

羅田徐壽輝攻破武昌沔陽蒙古威順王寬徹不花等棄城丞推官俞述祖死之

蒙古昏亂四方盜起潁川劉福通據朱皋蕭縣李二與

稱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張普勝
據蘄水壽輝稱帝國號天完遂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
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壽輝
又遣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同
知月吉輪出戰衆潰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領民兵捍
禦不能支城陷被執送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
壽輝支解之

二月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死

初盜陷蘄黄造船北岸欲攻九江黼治城隍收器械募
丁壯分守要害請兵于江西行省以扼賊衝不報武昌
既陷賊乘勝破瑞昌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右丞孛

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閘風宵遁游兵已及境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以遏其歸路黄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進遇木樁不得動黼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筭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城中外援絶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晃之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

聲震天具棺葬之冕在潁亦死于賊事聞贈攝江淮左
丞隴西公諡文忠
三月徐壽輝破瑞袁徽等州。○蒙古台州路達魯花赤泰
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
時蒙古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
復刼其黨入海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
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
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華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
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
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國珍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刀
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事

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胡粹中曰[illegible]將兵伐叛有因其來降而受之者矣未聞身往議降者也夫來降有二心服爲上力屈爲次方國珍阻兵五年官軍討之不能勝則其力未屈也山東江淮湖湘羣盜並起朝廷皆無如之何則其心未服也力未屈心未服其往議降者特緩兵之計耳而泰不華輕身虎口往受其降輕敵寡謀喪身辱國忠雖有餘而智弗足稱矣

隴西地震

地震踰百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蒙古也先帖木兒軍潰名還復爲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史入夫朶爾直班爲湖廣平章政事

也先帖木兒駐軍西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還仍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朶爾直班爲湖廣平章出文等爲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爾直班旣受命關中人洟泣遮留尉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柏等言于脫脫曰不殺朶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旨數侵辱之不爲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

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吾苟傷之人終不食吾餘朶爾直班素感風疾竟卒于黄州○胡粹中曰用兵之道勝有賞敗有刑故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孥則孥戮汝孥戮汝云者罪非獨一身也益重言以深儆之云爾也先帖木兒爲將覆軍當伏孥戮之罪而脱脱庇之更名爲臺端則是賞其敗矣以此行軍烏能勝哉當是時中臺之官以罪人爲之長曾不知耻而西臺乃能連章論劾彼周伯琦者不反躬自愧顧以越分于譽塗汚正臣所謂小人之無忌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蒙古徙故宋帝㬎子

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秋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蒙古江浙叅知政事樊執敬戰死董摶霄尋復杭州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

杭州已陷教化問計博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博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博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博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胡粹中曰古之

為治者有文事必有武備江浙居十三省之首壤地非不廣也金穀非不富也民庶非不多也蓋東南之巨鎮而山賊猝至城無守備何哉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任方面者皆蒙古色目貴游之子弟惟務逸樂不恤政治故也然省憲大臣皆遁一樊執敬獨力戰而死豈不謂之猶賢乎哉如是則漢人未必不可重任也

八月蒙古右丞相脫脫破蕭縣李二於徐州屠其城脫脫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

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帖領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揮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元主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太師趣還朝○胡粹中曰脫脫復相於恩怨無不報又用烏古孫良禎龔伯璲汝中栢伯帖木兒等爲僚屬相與排異已者而斥之先是脫脫西行别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爲之解得名還脫脫深德之引爲右丞是時汝中栢參議省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遂改哈麻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即宮中有子將置之何所

以故終不行。及將出師，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也先帖木兒居中。中栢恐哈麻爲後患，欲去之，脫脫不能決，參議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亦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后奇氏及皇太子，後再出視師，未及成功，爲羣小所構，竟以罪去。

九月，蒙古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値兵擾河南諸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湟增陴，湟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

飛檄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illegible]
亂。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
詔何思蘭遂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戮之。凜凜莫敢犯。
時羣盜環布。闕孤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
障。

冬十月。霍山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蒙古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徐壽輝將趙普
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星吉初為御史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
是移江西。星吉聞。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諸

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震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少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搠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

知府事

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郡俱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穎川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蕭縣李二將趙均用自徐州入濠州據之

蒙古破徐州李二既遁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率餘衆奔濠郭子興孫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德崖反屈巳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蒙古脫脫命將賈魯追趙均用等圍濠城均用等與子興德崖極力拒守

僉員曾从蒙古兵亦解去均用早住遂據濠州挾德崖
等爲巳用均用自稱永義王早住稱曾淮王
癸巳春正月乙酉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戊戌太白
熒惑辰星聚奎○蒙古立分司農司
先是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
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曰此事利國
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
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
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鎭凡官地及元管各
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
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准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戰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二月太白犯熒惑○蒙古詔立脫脫平徐勳德碑

胡粹中曰用大衆攻小寇曠日持久雖獲鼓旗燒積聚而不能殲其渠魁何名為平徐況屠滅齊民豈足以言勳德乎斯盍汝中栢伯帖木兒之徒欺其上以阿附權臣也

定西靜寧莊浪等處地震○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蒙古知府李齊死之

士誠白駒塲亭民及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走入湖復陷興化縣以行省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鎮高郵出齊守鼍社湖五月乙未賊數人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急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將還延爲繕守討官卒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我　太祖高皇帝徇定遠下滁陽
濠城自蒙古兵退軍士多死傷　高皇帝乃歸鄉里募
兵得七百餘人鳳陽人徐達英雄有智略與耿再成耿
秉文郭英等皆來歸時彭趙二人馭下無道所部多暴
橫　高皇帝乃與徐達等南略定遠中途遇賊還居半
月有告定遠張家堡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
降未決　高皇帝以告子興子興選騎士費聚等從行
入其營營中遣二將迎既至其帥遂出迎曰公遠來郭
公必有所命　高皇帝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
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
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為信　高皇帝解所佩香

寨兵之彼以牛脯爲獻後三日費聚還告曰彼且欲他往矣　高皇帝卽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使有勇力者往誘其帥來會帥至遂縛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十餘里乃遣人諭其營中曰爾帥已往可移軍來就於是營兵皆出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遂率之而東夜襲蒙古知院老張于横澗山黎明入其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遂與俱攻滁陽下之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高皇帝將兵守盱泗以二人麁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效早

住亦亡惟均用事據濠州很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高皇帝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

六月蒙古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太子○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秋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九月朔日有食之○太白經天○蒙古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擊徐壽輝於蘄水破走之獲其僞官四百餘人○江西賊王善寇福州連江巡檢劉濬戰敗濬子健擊賊斬之

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

執濟罵賊而死。徤亦以死拒賊。賊義而釋之。俾收濟尸
斂瘞。徤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
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
相殺。徤手斬害其父者。裴破四。并擒菩及陳伯祥。獻於
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濟行省檢校。授徤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劉徤孝足以復父之仇。忠足以滅君之賊。智
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
使爲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冬十一月。蒙古京師無雲而雷。少頃有火墜于東南。○蒙
古以方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珍不受命。
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荅納失

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職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絶糧運。復遣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胡粹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搆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祿爵。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爲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蒙古哈麻進西番僧獻淫戲。

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眞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眞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又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蓁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

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日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大同路大疫。

甲午。春正月汴河水五色如繪。三日方辨。○熒惑犯歲星。○

蒙古遣其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

時江淮兵起。元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糴于浙西。得糧

一百萬石師泰遷兵部侍郎整飭京師至上都驛戸師泰驗富貧而均其徭役民賴以甦豪貴以不利於已深嫉之會朝廷復欲和糴除師泰都水庸田使

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朔介休地震○江西湖廣大饑疫○伊洛溢○秋七月汾州孝義地震○太陰犯昴○

九月蒙古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

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江郵大破之士誠突圍出走

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我　太祖高皇帝帥耿再成禦却之

元帥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郭子興不荅　高皇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弊六合既弊次將及滁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子興囑　高皇帝往令禱于神　高皇帝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數四每垂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疑之　高皇帝又以計紿之元兵不敢追遂引去既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州　高皇帝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内外夾擊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由是滁

城得完時馮勝趙德勝胡太海皆來從子興欲據滁稱

王　高皇帝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

賈不集無形勝可居不足據也子興默然

蒙古以定住為左丞相瑣南班哈麻為平章政事○蒙古

哈麻嫉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削其爵安置淮安以河

南左丞相泰不華代總其軍

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

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與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

脫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

深銜之至是嫉賽因不華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

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華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闊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剌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胡

粹中曰前日交章論也先帖木兒河南功績者臺臣也令劾其庸才鄙猥者亦臺臣也何公論之不定若是耶所以然者前日臺臣脫脫之黨也而脫脫之權方盛今日臺臣哈麻之黨也而脫脫之眷已衰故爲是紛紛耳臺憲紀綱若此其何以爲治哉。

紹興地震。○蒙古大都大饑疫（民有父子相食者）○十二月太陰掩昴。○蒙古製龍舟於內苑

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煖閣後宫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來游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

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鍾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立其精巧絶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胡粹中曰古百工執藝事以諫懼作為奇巧以蠱惑上心也今能卅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為之諺曰帝也吾鑿太子鼓鈸父子如此從無危亡其可得乎 [illegible]

乙未十春正月蒙古安道脫脫于亦集乃路○蒙古[illegible][illegible]

鄭晅請正國俗。不報

大斡耳朶儒學教授鄭晅上疏。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閏月。我 太祖高皇帝取和陽。

滁城乏糧。諸將謀所向。 高皇帝曰。固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遂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將兵繼後。約相距十餘里。俟天祐兵薄城。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遂率衆直抵城下。蒙古平章也

先帖木兒急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會日暮蒙古收兵還天祐等始至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中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上天祐等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天祐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敗急屬 高皇帝將兵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 高皇帝遂入撫定城中遣人報子興子興屬 高皇帝總守和陽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章

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
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撾殺之遂自爲
丞相
三月郭子興卒我　太祖高皇帝將其兵
是時濠城舊帥孫德崖等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德
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高皇帝慮其彼衆我寡力不
能抗不得已許之適有讒　高皇帝於子興者子興怒
即自滁來欲督過之子興至館　高皇帝往見之子興
怒不言　高皇帝曰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孫
德崖在此昔與公有宿憾此爲可憂子興默然德崖聞
子興至心不自安欲他往　高皇帝疑有變急報子興

備之德崖軍既發　高皇帝出城欲餞德崖行二十餘里忽城中走報子興德崖兩軍相鬬　高皇帝亟騎還德崖軍在道者即來追　高皇帝一人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　高皇帝曰吾以送友故出城城中爭鬬何由知之衆弗聽持　高皇帝馬銜擁之行展轉十五餘里遇德崖弟麾兵欲加害有語者曰孫公在和陽存亡未可知萬一無事而先害朱公郭公必逞憾於孫公得無兩傷乎乃往覲之見子興繫德崖項與之對飲即還告曰若從衆所爲殺害兩人衆怒猶未釋明日復拘入麻湖中又明日子興聞　高皇帝被執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往代達至謂衆曰不如釋朱

公令之還以出孫公於是　高皇帝得還既至和陽子興亦釋德崖去徐達等亦還初子興既執德崖欲殺之以報舊憾及聞　高皇帝被執乃釋德崖然心常怏怏忍悶致疾久不起遂卒德崖欲襲其軍子興之子聞之懼不能當乃請　高皇帝代統之而常遇春鄧愈等皆來從時汝頴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爲帝居亳道人請和陽招諸將張天祐遂往時　高皇帝發兵及親率將士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尋自亳歸齎劉福通檄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天祐及　高皇帝皆副元帥

高皇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

徐壽輝兵破襄陽○蒙古竄脫脫于雲南○蘄州雨血○

夏四月蒙古以定住為右丞相。哈麻為左丞相。哈麻弟雪雪為御史大夫（國家大柄盡歸哈麻兄弟）○五月蒙古詔削泰不華官爵。命荅失八都魯總其兵。

泰不華以軍士之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也里忽都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荅失八都魯總理其軍。○胡粹中曰。命將大事也。必審而後動。擇而後用。脫脫以老師費財而罷之矣。曾未半載。泰不華又以慢功虐民見黜。夫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命將出師而易置如此。烏能取勝哉。又況不數月。復以泰不華為湖廣左丞相。詔捕盜賊。夫慢功虐民之人。豈可復用。況

實以有罪而削無功而復刑賞如此雖滅盜猶不可以
為國也
徐壽輝將倪文俊陷中興路蒙古將朶兒只班死之○六
月我　太祖高皇帝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諸將謀渡江患無舟楫時俞通海通源廖永忠永安等
各擁衆據巢湖張德勝亦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五月丁
亥皆間道來附　高皇帝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
湖水軍至吾事濟矣時銅城閘馬場河等隘口皆爲蒙
古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
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魚貫而
出諸舟悉至和陽命廖永安張德勝俞通海等將之壬

寅　高皇帝帥舟師攻蠻子海牙於峪路口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高皇帝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金陵可圖也六月乙卯　高皇帝率徐達湯和李善長常遇春廖永安馮國用邵榮鄧愈耿君用毛廣各引舟渡江時西北風順舳艫齊發軍士皆讙躍永安請所向　高皇帝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崖守者驚駭出拒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

龍姿鳳質出安民始信帝王自有真采石既謀天授險長江襟帶定無狀

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亦皆出奔忽必閉城拒守　高皇帝命將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俱棄城走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安見　高皇帝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高皇帝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士卒欲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高皇帝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太平不足平也　高皇帝

英道鑒儀
無遠謀矣
雄有主湘
谘取金陵
定策因無
數千載豈
功執與升

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爲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　高皇帝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乃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高皇帝爲大元帥　高皇帝命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潘廷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河以固守禦

秋七月蒙古以達識帖睦迩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迩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爲高下

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〇胡粹中曰古稱立賢無方元之用人惟先本類若達識帖睦邇才識庸下豈足以專治方面任旬宣之寄哉當是時朝廷大臣方正者無逾賀惟一而才智如成遵董摶霄逯魯曾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為少皆以漢人不專委任宜其不能以弭亂也

冬十月蒙古以慶童為淮南平章泰不華為湖廣左丞相

〇十二月蒙古荅失八都魯圍亳州劉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荅失八都魯進攻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剌不花引

兵來援太破福通兵復駐渦梁十二月又敗之于太康

遂圍亳州宋主小明王遁走安豐

蒙古哈麻殺其故相脫脫

初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器識宏遠人莫測其蘊好賢禮士出於天性至於事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群小急復私讎君子病焉

我師攻集慶路降將陳埜先叛與蒙古合兵拒戰于秦淮水上埜先尋伏誅

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熟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則以衆數萬來攻太平　高皇帝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埜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埜先　高皇帝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詐曰生我謂何　高皇帝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軍之將校皆吾親故喩之卽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埜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

路埜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念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高皇帝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名埜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埜先既歸收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疋因言集慶城有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征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

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鎭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高皇帝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勠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

之策而爲此迂廻之計耶。埜先旣得書。知其詐不後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埜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郭元帥子興之子也。埜先追襲我軍於溧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埜先不虞其圖己。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橫槊刺之。埜先死。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蒙古置大兵農司。招人耕水田。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其四處其

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

荆州大水

丙申　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據漢陽爲都○蒙古

哈麻雪雪有罪伏誅

哈麻旣相以前進西僧爲恥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瞶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爲帝則已必先誅卽以聞于元主元主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

遂謂我爲老耶。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定。有旨哈麻與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劾。既而省臣定住等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啟也。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由於不軌。

薊州地震十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

士誠自高郵亡命。復集衆入平江。遂陷湖州松江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主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

一携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携詬斥不絶及
士誠徙平江携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鎭南
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士誠殺之
我師攻蒙古蠻子海牙于釆石大敗走之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釆石江以阻絶南北
欲伺間攻太平　高皇帝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舟艦
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而以大兵
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爲二我師左右
縱擊飛礮中敵舟輒糜碎自辰至午戰益急敵大敗俘
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牙以餘衆走集慶自是元
人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我 太祖高皇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陳埜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牙茂
才等相望 高皇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營大
破之進拔其柵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擇
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高皇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於外獨留馮
國用侍臥榻傍 高皇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乃相語曰旣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庚
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噪而進元兵皆破膽
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我師擊敗之福壽閉門拒
守大軍薄城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支遂克之

福壽又督兵巷戰兵潰坐伏龜樓前指揮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遁福壽叱而射之督戰不已遂死於兵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寧等三百餘人巒子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茁軍元帥壽朝佐許成劉哈剌不花海軍元帥葉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　高皇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時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愼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

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　高皇帝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眞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成功立業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元江寧二縣

是月有兩日相盪○方國珍降于蒙古以爲海道運糧萬戶兼防禦海道國璋爲衢州路總管○我師克鎭江收鎭江路爲江淮府

金陵旣定　太祖皇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已亥以鎮江為淮興鎮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改鎮江路為江淮府元康茂才自集慶奔江口俞通海以舟師追及之茂才遂帥所部三千解甲來降頓首言前日之

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乃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　高皇帝釋之俾率所部三千餘人以從征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太陰犯昴

○我師克廣德路改為廣興府

六月乙卯元帥鄧愈邵成總管湯昌率兵攻廣德路克之改為廣興府置廣興翼行軍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為元帥湯昌為行軍總管

秋七月張士誠陷杭州蒙古浙江丞相達識帖睦邇遁平章政事左荅納失里戰死於攸楊完者等擊士誠敗之

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邇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

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攻杭州達識帖睦邇遁入富陽平章左荅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杭城達識帖睦邇乃還〇胡粹中曰夫受人之托者死人之事達識帖睦邇以丞相兼知樞密節制軍民得便宜行事朝廷所付託專且重矣寇至而遁一城且不能保况東南千里之地乎卒為士誠所逼逐身死名喪為天下笑悲夫

諸將奉我　太祖高皇帝為吳國公

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高皇帝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為左右

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爲都司王璹爲照磨欒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花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爲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僞以達必大爲指揮

我師攻常州獲張士誠將張九六誅之

初常州奔牛壩吳陳保二聚衆以黄帕裹首號黄包軍
湯和等兵下鎮江猶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
降于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高皇帝遣儒
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
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
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
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
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
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
龍潭　高皇帝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
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

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師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高皇帝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卽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擒士誠氣沮　高皇帝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不聞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蒙古守將甄崇福戰死。○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朔始
滅。
冬十月丁未有星隕大名化爲石。
有星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墜地有聲火熖蓬勃久之
乃息化爲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蒙古
命藏諸庫。
賊破淮安城蒙古守臣褚不華戰死
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猗角
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
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糧餉路絕元帥吳

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也正
丞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饑者仆道
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靴皮鞍韂革胎
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薪，
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
鬬，中傷見執，爲賊所臠。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
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十一月，蒙古以董摶霄同僉淮南行樞密院。

初摶霄建議，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
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守
黄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沭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

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且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内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

蒙古不能用。

○我師圍常州。及張士誠戰于城南。大破之。

張士誠兵既敗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士誠懼。遣其下孫君壽奉書來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恩

高皇帝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釁召兵。實由于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埸。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望風降附。爾乃受其叛逆。紿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士楊憲齎書通好。又復拘留。搆兵開釁。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旣知過。能不墜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餽糧五十萬石。卽當班師。況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徐達兵圍常州久不下。 高皇帝復益達精兵三萬人圍之。士誠遣將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兵七千叛去

初我師四面圍常州。及鄭僉院叛。我師四面去其三。達營于城南。常遇春營于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挾鄭僉院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城中益困。

十二月戊申。我　高皇帝復以江淮府爲鎮江府。